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

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近代史资料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06.10

(近代史资料. 第六十三册)

ISBN 7-80198-588-5

I. 近... II. 中... III. 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 IV.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2751 号

近代史资料 第六十三册 Jindaishi Ziliao

编 者: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

责任编辑: 范红延 兰 涛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nipr.com>

邮 箱: zscq-bjb@126.com

电 话: 82000860 转 8324

传 真: 010-82000890

印 刷: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: 169 千字

定 价: 4000.00 元 (共 100 册)

ISBN 7-80198-588-5/K·005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丛书出版前言

《近代史资料》创刊于 1954 年，至今已出版 114 期，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、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。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。本所成立之初，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，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的同时，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组，编辑出版《近代史资料》，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。

《近代史资料》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，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。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，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，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，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，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，实有必要。

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，并以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，特别是范文澜、刘大年、黎澍、李新等前辈史学家，对此备加关注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。

自创刊以来，《近代史资料》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、民俗风情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，其中有档案、函电、日记、

著述稿本、回忆录、访问记、调查报告、照片、拓片等原始资料，还有年表、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，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。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从创立至今，以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，编辑《近代史资料》期刊，仅是该室任务之一。很多列为国家、院、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、资料集，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，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牵头承担，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。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、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。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，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.1 亿字的史料书刊，这包括期刊、专刊、大型丛刊、汇编、资料集等数十种，其中如《近代稗海》、《北洋军阀》、《抗日战争》等大型史料集，所收入的多为稿本、孤本、珍本和中外档案文献资料，深受学界、学者的关注和好评，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。

然而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，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。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，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，若有可能再版，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，功德无量。

章伯铎

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

目 录

诡谋直纪.....	毕永年 (1)
薛福成书札.....	薛福成 (5)
陈其美函牍.....	陈其美 (42)
伪廷幽影录	
——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.....	罗君强 (61)
千里哀鸿说“清乡”.....	汪曼云 (144)

诡 谋 直 纪

毕 永 年

编者按：本件记述戊戌政变前夜，康有为等密谋利用袁世凯，包围颐和园，乘机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情况。对戊戌密谋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一直矢口否认，史家们也大都不予置信，从而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件疑案。本件为解决此案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证据，是研究戊戌政变史的第一手重要资料。此件约写作于1899年初，写成后，毕永年将它交给了日人平山周，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。同年2月8日，小田切万寿之助又将此件抄送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。现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，档案号为1·6·1·4——2——2。本件由杨天石同志据影印件整理。

七月二十七日。到京，暂寓广陞〔陞〕店。

二十八日。上午九时，往见康，仆即移寓南海馆中，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。旧友乍逢，欣慰之至，且得悉闻康之举动，盖钱亦有心人也。

二十九日。偕康至译书局，接见田山、泷川、平山、井上四氏。康但欲见井上，而不愿见平山，谓平山乃孙文党也。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，殊可笑矣。夜九时，召仆至其室，谓仆曰：

“汝知今日之危急乎？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，将奈之何？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，然天子手无寸兵，殊难举事。吾已奏请皇上，召袁世凯入京，欲令其为李多祚也。”仆曰：

“袁是李鸿章之党，李是太后之党，恐不可用也。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，闻其在高丽时，自请撤回，极无胆。”康曰：“袁前两日

已至京，吾已令人往远〔袁〕处行反间之计，袁深信之，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。且吾已奏知皇上，于袁召见时，隆以礼貌，抚以温言，又当面赏茶食，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。汝且俟之，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。”

八月初一日。仆见谭君，与商此事。谭云：“此事甚不可，而康先生必欲为之，且使皇上面谕，我将奈之何！我亦决矣。兄能在此助我，甚善！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？”午后一时，谭又病剧，不能久谈而出。夜八时，忽传上谕，袁以侍郎候补。康与梁正在晚餐，乃拍案叫绝曰：“天子真圣明，较我等所献之计，尤觉隆重，袁必更喜而图报矣。”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，询仆如何办法。仆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但当定计而行耳。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。”康曰：“袁极可用，吾已得其允据矣。”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。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，并云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。康谓仆曰：“汝观袁有如此语，尚不可用乎？”仆曰：“袁可用矣，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？”康曰：“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，以监督之，何如？”仆曰：“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？且袁如有异志，非仆一人所能制也。”康曰：“或以百人交汝率之，何如？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，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。”仆曰：“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？”康曰：“且再商也。”正谈之时，而康广仁、梁启超并入坐。梁曰：“此事兄勿疑，但当力任之也，然兄敢为此事乎？”仆曰：“何不敢乎？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。且尚未见袁，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。”梁曰：“袁大可者，兄但允此事否乎？”仆此时心中慎筹之，未敢遽应，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。仆乃曰：“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，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？”康、梁均大喜曰：“甚善！甚善！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。若候唐君，则又多需时日矣，奈何！”踌躇片刻，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。谭曰：“稍缓时日不妨也，如催得唐君来，则更全善。”梁亦大赞曰：“毕君沈毅，唐君深鸷，可称两雄

也。”仆知为面谏之言，乃逊谢不敢焉。康曰：“事已定计矣，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。”乃共拟飞电二道，连发之而催唐氏。

初二日。早膳后，仆终不欲诺此事，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，且为时甚迫，而尚不令我见袁，则仓猝之间，彼此交浅，何能深言，又何能行事耶？心中不决，乃与广仁商之。广仁大怒曰：“汝等尽是书生气，平日议论纵横，及至做事时，乃又拖泥带水。”仆曰：“非拖泥带水也，先生欲用我，须与我言明办法。我一命虽微，然不能糊涂而死也。凡事贵审谋熟虑，先生既令我同谋，何以我意不能置一辞乎？且先生令我领百人，此事尤不可冒昧。盖我系南人，初至北军，而领此彼我不相识之兵，不过十数日中，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？即起孙、吴于九原，而将此百人，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。况我八岁即随吾父叔来往军中，我知其弊甚悉，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，专将此兵，不独兵不服，即同军各将，皆诧为异事也。”广仁不悦，冷笑而出。夜七时，忽奉旨催康出京，仆曰：“今必败矣，未知袁之消息如何？”康曰：“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，与吾极交好，吾将令谭、梁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，成败在此一举。”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，康亦盛气谓仆曰：“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，亦甚体面，何不可之有？且此事亦尚未定，汝不用先虑也。”仆知广仁潜我，盖疑我为利禄之徒，以为我欲得官也，可笑可笑！

初三日。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，意甚忙迫。午膳时钱君告仆曰：“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！”仆曰：“兄何知之？”钱曰：“顷梁君谓我云，先生之意，其奏知皇上时，只言废之，且俟往围颐和园时，执而杀之可也，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，兄何不一探之等语。然则此事显然矣，将奈之何？”仆曰：“我久知之，彼欲使我为成济也。兄且俟之。”是夜康、谭、梁一夜未归，盖往袁处明商之矣。

初四日。早膳后谭君归寓，仆往询之。谭君正梳发，气恢恢

然曰：“袁尚未允也，然亦未决辞，欲从缓办也。”仆曰：“袁究可用乎？”谭曰：“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，而康必欲用此人，真无可奈何。”仆曰：“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？”谭曰：“康尽言之矣。”仆曰：“事今败矣，事今败矣，此何等事，而可出口中止乎？今见公等族灭耳。仆不愿同罗斯难，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。然兄亦宜自谋，不可与之同尽，无益也。”午后一时，仆乃迁寓宁乡馆，距南海馆只数家，易于探究也。

初五日。天甫明，仆即往南海馆探之，康已急出京矣，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。午十二时，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，携仆手曰：“兄来甚善！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，为其笔述之任，可乎？”仆诤曰：“我非来京觅食者，因先生命我留京，欲令我助彼，故我滞此多时。今先生既出京，而前事已作罢论，则仆亦须东往日本，践徐君之约矣。仆岂来京觅食者乎？”即愤然辞出。夜十时，即致一书与谭，劝其速自定计，无徒死也。并致一书与梁作别，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，尚有多事相商，并云：“公行何神速也？”

初六日。早七时，仆急驰出京，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。

薛福成书札

薛 福 成

说明：这里所收集的是薛福成(1838—1894，字叔耘，号庸庵，江苏无锡人)及其兄弟薛福辰、薛福祁、薛福庚的信，但其中主要是薛福成致上海招商局会办沈能虎(字子梅，浙江海盐人，官直隶通永道)的信。

薛福成书札作于1875年至1884年之间，距今已有一百多年。那时，薛福成正在李鸿章幕下办洋务，直至1884年，始出任浙江宁绍台兵备道，在镇海参与击退法国侵略军之战。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。次年，出任驻英、法、比、意四国公使，直至1893年任满回国。

薛福成主张实行改革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发展工商，兴办教育，变法自强。1879年他写的《筹洋刍议》，提出了变法主张，对当时社会产生一定影响。他与马建忠、郑观应等人均以“谙练洋务”著称于世。

薛福成及其兄弟的书札内容，涉及清廷与英、日、俄、法等国的外交和军事，也反映了薛氏同当时重要人物的接触、交往和对他们的评论。此外，还有不少掌故轶闻，都可供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志作参考。

薛氏书札的注释，应感谢无锡薛民见先生。过去我从他编的《薛福成年谱》(未刊稿)中，曾摘录了一些有关薛氏生平的资料。此外，还应感谢年近九十的郑逸梅先生。他在百忙之中为我题跋。因我水平有限，在标点、注释及判断函札年、月的过程中，或有不妥之处，请大家予以指正。

彭长卿

薛福成致沈能虎书札

一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保阳畅叙，借罄积悰；阔别兼旬，倍深结轕。比维勋猷懋著，潭祉绥愉，无任企颂。弟自初十日启程后，十四日始抵津门，暂居天津县署内，随班听鼓，匆匆未修音敬，至以为歉。顷蒙伯相^①雅意，殷拳招入幕中，俾处朱亮翁^②前年所居之室，拟于明后日搬进，惟与同幕声气相隔，饮食颇多不便耳。弟到津未久，百务生疏，尚祈时锡南针，俾不致迷于所向；受赐实多，曷胜翘盼。承索观拙作《治平六策》，兹将原稿寄呈，冀叨教益，仍望转交亮翁一阅。肃此，敬请勋安，诸希朗鉴，不宣。七月三十日（1875年8月30日）。如弟薛福成顿首。致亮翁书一函，亦希转交为荷。

二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前奉手书，具聆一是。此间于廿二日夜获雨，号称三寸，只能润土，尚无益于播种。闻各州县亦得二三寸雨不等，此后如能续沛甘霖数次，或者补栽秋稼，冀于岁事稍有裨益耳。水月庵寄存军械，不戒于火。所幸火药、火箭已于数日前运去城中，民居及附近房屋尚无损伤。约计焚失帐篷、洋枪、铜帽等件，合算不到十万之数，亦不幸中之幸也。滇案^③自经星使^④复奏后，威酋^⑤以未满所欲，在都颇肆咆哮，百端要

① 指李鸿章。

② 朱亮翁即朱采，字亮生，浙江秀水人。李鸿章幕僚。

③ 1875年英国在我国云南制造的边境事端，也称“马嘉理案”。马嘉理（A·R·Margary, 1846—1875）历任驻台湾、烟台、上海领事，1875年2月21日在滇境被人杀死。

④ 指湖广总督李瀚章，清廷派他作钦差大臣查办滇案。

⑤ 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（T·F·Wade, 1818—1895）。

挟。去岁彼族所衔恨者，莫如李珍国及岑中丞^①；今中国既予李应得之罪，彼之意偏又不着重在李，并又不着重在岑。观其盘旋作势，总欲乘此机会尽收中国利权，而所谓“抚恤”、“抵偿”等事，皆所不甚措意者也。刻下总署^②连日与之辩论，未见端倪，彼此所谈，相离尚远，恐非数月以后不能稍有眉目耳。《曾文正事略》一部，已在幼兄^③处找到。恕轩^④仅挑誊录，可惜之至。兹有省垣贺节信三封，弟处难觅申封，特行寄上，敬祈飭送为感。肃此，敬颂勋安，诸惟荃鉴，不宜。如弟薛福成顿首。廿八日（1876年6月19日）。亮生仁兄大人均此致候，不另。

三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昨接手书，敬聆一是。家兄^⑤在京，住东华门之关帝庙。昨阅京报，已于廿二日召见，大约六月初旬即可出都，过津时，或当小住数日。威酋徘徊沪上，近数日来尚无动静，计有兵船八号往来游弋，窥其全神所注，专在厘金。前此赫德^⑥递节略七条，无论洋土各货，华洋各商，总署已允其正子并交后一概免厘；如是，则内地之厘亦当减去十之八九矣。即幸而了结，亦已不堪设想。赫德去后，尚无回音，但恐威酋得步进步，要求无厌，且肆其恫喝故智，久必弄假成真，以为婪索兵费地步。调兵之说，各报言之凿凿，殆非无因；果尔，则津门必首当其冲。明知设防无益，然人事似不可不尽。刻下大支劲旅多扎大沽、新城一带，然敌船闯入紫竹林，我军必不敢拦也。何也？

① 岑中丞，岑毓英（1829—1889）字彦卿，广西西林人。云南巡抚，兼署云贵总督。

②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。

③ 徐庆铨字幼岩，李鸿章幕僚。

④ 钱荣增字恕轩，李鸿章幕僚。

⑤ 指薛福辰（1832—1889年）字抚屏，别号时斋。官至山东济东道，补天津府。

⑥ 赫德（R·Hart，1835—1911）英国人，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之久。订立《烟台条约》时，担任李鸿章的助理，配合威妥玛的讹诈活动。

恐其借口而开衅也。然敌船到紫竹林以后，我军皆隔在后路，彼可直扑津城，径窥都门，殊为可虑。故必内地另扎劲军，然后与大沽声势联络，彼亦有腹背受敌之虑。“声援壮，而人心固”，将来议和之时，彼之要挟或可略减一二分。劲军之可调者，如河南宋庆^①一军、山西树字六营^②、济宁铭军^③皆是也。鄙见如此，未识尊意以谓〔为〕何如？直省雨水沾足，至为可喜。闻北运河又有开口之说，想尚无大碍耳。专泐，敬颂勋祺，诸惟鉴察，不宜。如弟薛福成顿首。闰月廿七日（1876年7月18日）。如夫人有喜信否？何时可吃喜酒也，祈示知。

四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昨奉手书，敬聆一是。伯相烟台之行，廷旨不稍松动，连日群议汹汹，绅民恳留。想翰翁^④信中已备述其详，无庸赘叙。刻下许星使^⑤、马松圃率绅耆二十余人赴烟未返。闻威酋亦尚未到烟；果尔，则伯相启节之期尽可稍缓矣。家兄迟迟未到，来信云：至早须于望后出都。昨李和帅^⑥又适进京，或再停留数日，则到津当在二十以外也。弟期满甄别公文已于翰翁处见到，费神之至。兹有复蒋君^⑦一函，仍希飭送为荷。九月间，藩宪六秩大庆，其正生日是十八日否？所有应送公分，弟已搭入江苏人员帮内。昨吴元翁^⑧到津，弟曾将衔名开去，仍请执事于便中代为一托汪贻翁，此事闻系贻翁承办也。专泐，敬请勋安，顺颂潭祉。如弟薛福成顿首。十九日（1876年8

① 宋庆（1820—1902年），字祝三，山东蓬莱人。时为四川提督。

② 树字六营，指张树声（1824—1884年）所部之军。

③ 铭军指刘铭传（1836—1895年）所部之军。

④ 景文照字翰青，贵州人。李鸿章幕僚。

⑤ 许铃身字仲温，浙江钱塘人。时为驻日副使。

⑥ 河道总督李鹤年，字子和。

⑦ 蒋汝修。

⑧ 即吴元柄，字子健，河南固始人。江苏巡抚。

月8日)。弟于刘观察处^②，亦拟搭送一樟，但须用属员例书写官衔；或不便搭入幕中，祈为代搭入候补员中。感荷无既。

五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前奉十三日手书，敬聆一是。敝著《筹海刍论》四篇，前承索观，兹将原稿寄上一阅。此中以何篇为切要，尚希详示；仍请于十日内将原稿掷还，缘舍弟在信亦欲一览，即拟以此稿寄之也。密老^②已经枢府奏留，仍在章京上行走，为之一慰。望洲拟于七月初五日入都赴任。霖兄尚在津门，□已于五月内捐离原省，其捐省银两亦已先交，将来验放时，即可随意指分一省，缘渠于直、浙、闽三省中，尚须决择也。罗公以道员特发直隶。统计今年骤添道员十余位矣。伯相谓“人才济济，位置实难”，殆非虚语。敬颂台祺不具。弟福成顿首。廿九日（1879年8月1日）。

六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昨奉二十日手示，敬聆一一。伊犁之事^③，昨奉寄谕，交此间及左、沈^④诸公密商补救之策，然木已成舟，亦复何术挽回。崇帅^⑤出去时打定主意：索到伊犁即可回华销差，其余一切不顾。此事错在遣使之时，总署自知吃亏甚巨，悔之何及。赫议^⑥经南洋痛驳，伯相亦函复总署，意在劝

① 刘含芳字萝林，安徽贵池人。

② 钱应溥字子密，浙江嘉兴人。后任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。

③ 1878年清廷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。1879年10月2日，崇厚在沙俄胁迫下，擅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（Н.К.Гирс）签订《里瓦尼亚条约》和《陆路通商章程》。

④ 左宗棠、沈桂芬。1875年清廷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，率军出征新疆，讨伐阿古柏，收复天山北路、南路。在中、俄交涉中，他主张“先之以谈判，继之以战阵”。沈桂芬时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

⑤ 崇厚（1826—1893）字地山，满洲镶黄旗人。

⑥ 赫议，指赫德所言。

阻，或竟可作罢论。蜀事颠末，接来示，始知其详。王商二万金之说，前见邸钞。适有苏人自南来者，自称与王余照相交最熟（王与彭若亭^①方伯系儿女姻亲），弟即以此节询之。据称，王商去秋汇银二万入都，今春复汇银三万，皆因与令威^②斗法而没。此事蜀人皆知之（并其所汇之银号及时候，皆言之凿凿），无所用其讳匿；惟何人所用，则不可知。又称，王商仇家在蜀帅^③处控王商十款，其一购买参摺，其一私设水卡。事诚有之，然王商所收卡利，并无一钱入己，尽以遗都中绅宦。今蜀帅禁止水卡，蜀绅在都者毫无沾润，清苦万分矣。言未已，又深惜恩鹭翁之未得锦城一席，惋叹而去。弟参核所闻各节，谓季重竟卖参摺，似尚未然；且季重之摺实蜀绅所公拟，而使季重上之者。盖蜀人素重乡谊，其在京者一气相通，每有议论，则靡然从风（其风气然也）。必谓二万金尽季重所得，则冤矣。蜀帅复奏能如尊指所拟，最为妥洽，舍此别无良法。尊论措注盐务，亦极精当，倾佩倾佩！仲虎^④出洋，其局务接手者系赵晴岚观察（名新^⑤）。兹复令兄旭翁^⑥一函，祈附入竹报转寄为荷。手此，敬颂台祺，不具。弟福成顿首。八月廿五日（1879年10月10日）。

七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昨奉初十日手书，敬聆一是。俄约^⑦准驳各条，闻有二万余字，傅相^⑧尚未见到，稍迟似当寄来。前代

① 彭若亭，彭祖贤字芑亭，江苏长洲人。湖北巡抚。

②③ 均指丁宝楨（1820—1886），字稚璜，贵州平远人。四川总督。

④ 徐建寅（1845—1901）字仲虎，江苏无锡人。科学家徐寿之子。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，赴英、法各国考察。

⑤ 赵新字晴岚，以擒宦官安德海闻名。

⑥ 沈玉麒字旭初，沈能虎之兄。电报局总办。

⑦ 指《里瓦几亚条约》和《陆路通商章程》。

⑧ 指李鸿章。

幼樵^①侍讲酌拟《北洋水师章程》，本系潦草塞责，幼樵将正稿携去。闻香涛^②等均以谓然，仍俟幼樵参酌订定后，函请傅相奏行，傅相前已面允之。兹将草稿附上，阅毕后仍望寄还，缘弟止有此一稿也。综司操练，贵在得人，乃是第一要义。幼樵已将任事者之不厌人望，剀切言之，傅相颇为首肯，此幼樵鯁直之益也。惟其平日论他事立意过高，责人太苛，未免强傅相以所难行，恐并其当听者而不见听（其失与黄寿翁^③同）。为之奈何！黄寿翁规沈相^④一书，执事必已见之，可将原稿密示否？查小峰不愿赴吉林，然既已奏定，恐亦难遽更改。河阳到津后，已送去木质关防一颗，由支应局月呈办公费六百两，可谓优矣。家兄经吏部咨送军机后，詎料军机章京援该处别例办理，屏不开单；惟从前密保单内小签“丁忧”字样业经揭去，虽于简放尚非绝望，然岁月迟早则不可定。家兄意欲南旋，弟拟劝令暂留，恐万一有意外之幸，而既已离京，或致歧误也。尊意以为然否？前发一函投福升店，曾否收到？俟作书询之。子莲谒见傅相，情意优厚，俾即赴都引见，已给咨起程矣。兹寄上藩、臬署两函，缘弟知府到省一年期满，应稟请循例甄别，希即飭送为荷。翰兄^⑤云执事与藩幕相熟，如面托之，必可速办，并房费亦可酌省。诸费清神，感歉奚似。敬颂台祺，不具。弟福成顿首。廿一日（1890年）。

八

子梅仁兄大人阁下：别已经旬，殊深企念。到津后，诸务丛

-
- ① 张佩纶（1848—1903）字幼樵，直隶丰润人。1875年擢侍讲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后入李鸿章幕。
- ② 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字孝达，号香涛，直隶南皮人。1879年曾反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
- ③ 黄彭年（1823—1890）字子寿，贵州贵筑人。官至湖北布政使。
- ④ 沈桂芬。
- ⑤ 景文照字翰青。